

正誼堂全書

口仁13  
743  
58



陽仁13  
號 743  
卷 8



伊洛淵源錄

明治三十七年  
一月五日  
購

伊洛淵源錄卷之一

莆田黃 滌

羅源陳紹濂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晉江史大範

全校

平和汪奇猷

濂溪先生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  
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  
授淇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

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

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飭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

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河閒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

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

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挾訪先君先君畱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眾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邢恕和叔敘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同治五年夏分福州  
正誦書局黃校開辦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煦惺齋覆校  
長白福倫紀堂分校  
侯官魏逢辛少峯分校

伊洛淵源錄卷之一終

伊洛淵源錄卷之二

莆田黃際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全校

晉江史大範

平和汪奇猷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行狀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

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

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間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十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窖倉卒興役諸

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茭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眾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暮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

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渾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畱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月矣先生自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

自是生至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螭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感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嚴毋

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王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

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傲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

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賢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橐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

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彙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

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入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版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眾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眾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眾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

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木鎮印授先生曰君自見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汨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

眾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眾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斂年勞旬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聞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

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  
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  
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以  
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  
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  
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  
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  
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  
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  
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

先輸浦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  
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  
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  
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  
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  
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  
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  
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  
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  
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

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眾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衆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

詣府及司農旬畱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  
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遺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  
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  
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  
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  
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  
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  
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乎金  
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  
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  
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  
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  
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  
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  
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  
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  
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聞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

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子早卒字一本有三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四字女一本有三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敘述序并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

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敘其事迹其道學者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

一作

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

有成人之操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

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鄆縣薄  
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  
晉城其俗樸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  
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  
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閒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  
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  
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閒編  
戶數萬眾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  
爲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  
見民有聚口眾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

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撻拾臣下  
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  
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  
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  
輒削橐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眾吾所不爲嘗被旨  
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  
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善談  
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  
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

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卽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

穿鑿妄作不知人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闕者蓋鮮况堂與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忿厲之容接人溫然

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

族大食眾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遺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怠息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

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生有象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詳先生終繫官朔陞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腸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湮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

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  
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  
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  
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  
地之中參合無閒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  
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滯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  
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  
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然  
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  
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  
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  
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  
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  
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揆決判  
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  
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  
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  
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  
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  
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子以來千

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河閒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旣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筮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今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冥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才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

兩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

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觀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同治五年夏少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

伊洛淵源錄卷之二終

伊洛淵源錄卷之三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閩縣林星廣礪臣分校

閩縣何德溱秋汀分校

莆田黃 澌

羅源陳紹濂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晉江史大範

全校

平和汪奇猷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 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  
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  
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

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  
橫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  
旣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  
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  
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  
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  
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  
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  
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  
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  
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  
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  
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  
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爲  
御史睿眷甚渥極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當辨於  
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  
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顏會同天  
節宮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執  
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  
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

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  
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及  
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  
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  
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  
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  
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  
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  
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  
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  
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眾莫測其至故人自  
致力嘗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  
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  
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鄆有  
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眾皆憚  
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  
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  
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  
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  
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

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甬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彙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跡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俛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眞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隕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與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

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

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非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

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亙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  
 而化民靡有爭揖讓於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奸邪之  
 言感動歛歛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躬服允蹈  
 本於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  
 暢今古鉤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世絕倫大用  
 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  
 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  
 覺斯民矣

遺事 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

來 見上蔡語錄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

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見程氏遺書伊

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日常有愧

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見龜山語錄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

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

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

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見文集伊川記

同下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

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願謂

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

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

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

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

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按龜

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

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

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

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

伊洛淵源錄 卷之三  
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上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尙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感賢誠意卻則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旣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會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官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尙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涪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談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涪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雎夫蘇同修起居注得罪張

天禱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很復眾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卻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

二詩皆見文其

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極分  
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  
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

見胡氏  
傳家錄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權開封府推官  
諫官李定以顥嘗爲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申  
公上疏略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  
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  
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  
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

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  
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合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  
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  
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  
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  
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  
不敢不盡心也

見庭聞  
彙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  
儼然卽之也溫

見上蔡  
語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尙譎諫也如東坡詩

只是譏 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  
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  
輕陰又云莫愁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  
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

見龜山語錄

學者須是冒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鄆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冒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問周叔恭忌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卻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通化甚親切

見上蔡語錄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

直曰不然

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  
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

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  
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既罷  
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  
列皆譴官顯獨除監司顯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

思終無以報己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  
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  
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  
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己甚  
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  
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  
未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  
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  
范滄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  
益驗故表而出之

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

見文集然誌文作不傳於世韓氏家集經

亂而不存矣

或問明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涓無福天下人也無福

見涪陵記

善錄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

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涪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涓有之予問公曰伯涓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涓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

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

見陳忠肅公集范公遺事云自

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

同治五年夏少福仲  
正誼堂高第街開辦

伊洛淵源錄卷之二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侯官郭欽銘識人分校  
福州陳升二修梅分校

伊洛淵源錄卷之四

莆田黃 滌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全校  
晉江史大範

平和汪奇猷

伊川先生

年譜

先生名顛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  
壬申伊川生於明道

二年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語錄

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

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  
宗實錄

皇祐二年年十八上

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游太學時海陵

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

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

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

益眾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

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閒

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

學命眾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

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

白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

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

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

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

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

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

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

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畱守韓公絳上

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

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

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

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

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

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

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

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

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眾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見實錄

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而為朝廷出矣

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闕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

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

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

合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

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

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

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

固已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

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

不宜疏略如此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

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

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

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

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

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

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

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

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

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

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

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

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

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願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

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  
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  
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嘗講顏子不改其樂章  
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  
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  
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  
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  
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  
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  
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

官問起居

見語錄

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

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

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

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

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聞見錄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激水必

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

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

見語錄

一日講罷

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

無故摧折上不悅

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且云溫公所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所

讀書有容字申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

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

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

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

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

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

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

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

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祭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

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

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

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

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

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間先生講說退相與歎

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

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

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誹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

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

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

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

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

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

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

語戲程頤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

息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

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  
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滂夫輩食素秦  
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  
上及臺諫官設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  
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  
食眾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滂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  
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  
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  
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  
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  
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  
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  
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紮日先生退詣宰臣問  
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  
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  
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

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  
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  
南井日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

句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  
文仲為蘇軾所誘騰論事皆用軾意又  
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較文仲所  
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意不  
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  
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  
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  
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  
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  
餘即與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  
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三人者非為  
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  
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  
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

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於臣輩明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素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誦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

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

西京國子監

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

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才進稟便云但恐

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

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

管句崇福宮

見舊錄

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

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

見文集

紹聖間以黨

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見實錄

門人謝良

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

焉用尤臧氏

見語錄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

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

制見曲阜集

還洛

記善錄云先生還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

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

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

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音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

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

此除乃李邦市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

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崇寧二年四月言

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

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

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

邪說誠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先生於是遷

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

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

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

尚觀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

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

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

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大觀二年九月庚

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口先生平

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

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

與先生往來及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

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

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於汝州

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

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

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

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

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先生既沒

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

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

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

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

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

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旬旬以弔喪

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

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

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

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

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

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

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

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

非國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

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

則反是已而使韓富當國時吾猶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

將累人矣使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

變熙寧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

祭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

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眾乃以為迂

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會

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

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

輒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

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

終不得而形也一作雜泰山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

春風以為和兮嚴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

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

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

於茲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

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

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於丹青者有

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一心猶或可推而

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

也一本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

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

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

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

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徵然而山頽梁壞何以寄

情淒風一奠敬祖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  
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焯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  
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  
出城是以後又案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  
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

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  
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

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  
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  
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  
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  
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  
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  
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  
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  
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  
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

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  
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  
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  
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  
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  
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  
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  
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  
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  
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  
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  
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  
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  
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  
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  
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進德之序然則狂言  
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  
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著於家庭其辭受取  
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以天下必  
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裘高視闊步

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  
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  
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  
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  
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  
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  
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  
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  
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  
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  
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  
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  
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  
補之哉

遺事 二十  
一條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徇一僧寺明道  
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  
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兒處蓋明道和易人皆  
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

見涪陵  
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穎昌欲屈致之豫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間之持國之子宗質彬

叔云

見祁寬錄  
尹和靖語

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

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

見庭聞  
稟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見遺  
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

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

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畱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糶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

為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

謝過而別 見郝寬錄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

曰勿為己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

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

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眾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

周也 見遺書下同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

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

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

子云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

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贖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間先生臨行時諸公贖行皆受邦直亦昇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

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見邵氏問見錄下同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責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諭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見呂堅中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見遺書下同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  
完今生七十三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因請曰  
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係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  
忘生徇欲為深恥

焯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嘗得朱公揆所論  
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  
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願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願心  
只是記得他意焯自是不敢復讀

見涪陵記善錄及尹  
公跋夏翌所藏語錄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子學問

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  
他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己是忒大瞭若夫自得  
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己有也

見祁寬所記  
尹和靖語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  
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  
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  
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問  
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  
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  
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

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

見胡文定公集

伊川常服繭袍高帽簷劣半寸

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繫條曰此

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袖襖其衰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

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

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輿方頂何謂

見祿寬所記尹和靖語

同治五年夏月福於  
正言堂高第街開辦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侯官葉世勳堯臣分校

閩縣林義圖竺生分校

伊洛淵源錄卷之四終

伊洛淵源錄卷之五

羅源陳紹濂

尤溪劉鴻略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晉江史大範

全校

平和汪奇猷

康節先生

墓誌銘

明道先生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  
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  
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

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氏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其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丁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眾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宴飲笑

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願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亦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

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眾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窮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行狀略

張嶠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汝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則又游於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迺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於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

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眾而知之者尙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  
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饋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  
園以居之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畱守王公拱辰以先  
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  
中丞呂公晦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  
充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  
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  
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  
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  
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  
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熙寧十年春得  
疾踰百日氣日耗而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  
津之南道德坊之第初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今  
從其兆父以明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者於家先  
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  
必身臨之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  
幸早亡

遺事

十一  
五條

顯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見程氏遺

堯夫放曠

堯夫猶空中樓閣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

中道學之有所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日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自贊云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

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於伊川伊川答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閒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伯淳言邵堯夫疾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頤往視

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  
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  
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  
房閒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之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  
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  
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  
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  
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  
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  
箇以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  
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  
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  
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  
至醉也中開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代  
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  
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  
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  
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  
花似錦時高閣望章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

林閒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  
喜客則畱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  
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  
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  
體也學者來從之間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  
遠妙極道數閒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  
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見呂氏  
家塾記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彥國身  
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問  
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

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  
差卻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  
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  
日月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  
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  
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  
欄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  
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  
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  
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淳加倍之數曰

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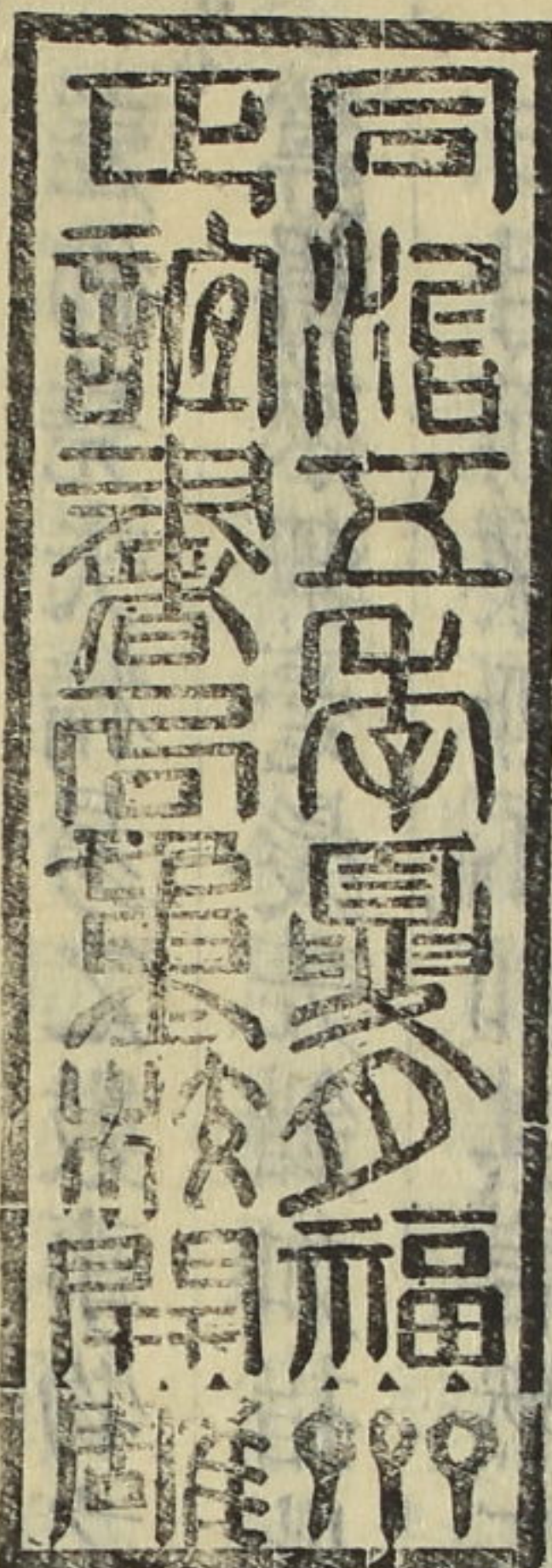
見上蔡語錄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煦惺齋覆校

侯官陳廉臣乙巖分校

閩縣王藹玉謹士分校



伊洛淵源錄卷之五終

伊洛淵源錄卷之六

尤溪劉鴻略

羅源陳紹濂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全校

晉江史大範

平和汪奇猷

橫渠先生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會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

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於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郿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

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紮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其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涓如也閒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

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涇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

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  
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  
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  
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  
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  
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  
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  
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  
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  
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  
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  
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  
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  
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  
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  
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  
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眾皆先

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間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歎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饑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諭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

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  
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  
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  
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  
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  
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  
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  
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  
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  
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法聖  
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  
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  
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  
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  
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  
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眾莫能奪然議  
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  
之而眾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  
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歿之日  
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

哭致賻禮始竟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  
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  
備存於書略述於論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  
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其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  
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  
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游

論謚書

司馬溫公

橫渠之歿門人欲謚為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  
先生疑之訪於溫公以為不可此帖不見於文集

今藏龜山  
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  
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  
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  
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  
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諫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  
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諫貴幼  
不諫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諫之諸侯相諫非禮也諸  
侯相諫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諫其師乎孔子之歿哀公  
諫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

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  
 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  
 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  
 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公決疑於伯淳  
 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  
 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遺事

十一  
九條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

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敎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殍者食便不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

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日

敎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與而不於此則

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

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

伊川先生集卷之六  
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  
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  
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  
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  
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  
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  
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  
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  
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程見  
氏文集  
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無  
卽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  
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  
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  
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  
髣髴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  
條暢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先生曰由

明至誠此句卻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則明也孟子曰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

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

管窺天固見北斗則處雖不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程見

氏遺書下同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嚴纔謹嚴

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

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蔡語錄下同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卻如

此不熟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

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

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

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

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

養出來自然是別

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

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

衰經挽車以葬見邵氏聞見錄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

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

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

幾於無忌憚矣見程氏遺書

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於是盡棄異學涪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為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為定然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云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子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按橫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葬事未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與伊川此言蓋退讓不居之意而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象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張御史

行狀

君諱戩字天祺少而莊重有老成之氣不與羣童子狎戲

壯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諭以

為貧乃強起受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西閿縣主簿

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

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超為

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

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秩滿以熙寧九年

三月朔旦感疾卒享年四十有七君歷治六七邑誠心

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

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靈寶采稍  
歲用民力久爲困擾至則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  
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於有司而罷  
其役止就河壩爲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於郡守  
監司皆不之聽後以御史言於朝廷行之竹監歲發劬  
黥夫伐竹一月罷君謂無名以使民乃籍隸監園夫以  
日月課伐以足歲計其爲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  
善皆有籍鉤考會計密察不苛府吏束手聽命舉莫能  
欺嘗攝令華州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鬪  
訟寇盜倍徙他邑異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君  
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諭使無犯法聞召父老  
使之教爲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  
之月吉以餘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  
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  
爲衰熙寧初上初卽位登用大臣將大有爲以御史召  
君喜以爲千載之遇閒見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  
事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  
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  
其可也事有不關興衰者人雖以爲可言皆闕略不辯  
旣而見新政所更寢異初議左右邇臣不以德進君爭

之不可乃告諸執政執政笑而不答君曰戢之狂易宜其為君所笑然天下之士笑公為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歎曰茲未可已乎遂謝病不朝居家待罪卒罷言職既去位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君待以至誠反復教諭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不五六月刑省而訟衰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君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中興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疏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一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心為己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媼故舊罔

各州原錄 卷之六 正誼堂

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君力為經其家事別內外之限制財用之節男就傅女有歸誠意懇切不弛其勞人以為難而自處裕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君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其兄載重於世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既暴病卒<sub>其</sub>戰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sub>而</sub>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是月還葬以從先大夫之兆將<sub>其</sub>有<sub>道</sub>者以銘其墓大臨惟君之善有不勝書要其大者蓋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敢次其狀以請

呂按

氏文集有書請於明道先生先生嘗許誌御史之墓今文集無之疑未及作也

遺事<sub>五</sub>條

張戢為監察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參政笑戢戢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惟戢笑天下誰不笑之者賜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戢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邪退而家居申臺不視事而待罪

見溫公目錄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辦事因舉經語為證介甫曰

安石卻不會讀書賢卻會讀書戩不能答伊川先生因

曰卻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見程氏遺書下同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

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

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薛景庸名昌朝橫渠門人嘗為御史

論新法

天祺有自然德氣望貴人之象只是器局小太規規

以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

人盜筍皮遂治之少貨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

意其德量如此又邵氏聞見錄云天祺在司竹舉家不食筍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

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伊洛淵源錄卷之七

同編又同纂少福州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煦惺齋覆校  
閩縣葉大欽讓谿分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分校

伊洛淵源錄卷之七

尤溪劉鴻略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晉江史大範  
全校

平和汪奇猷

呂侍講

家傳略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為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召為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伊洛淵源錄卷之七

正宜堂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  
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  
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  
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韞縛袴  
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  
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  
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  
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  
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  
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

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  
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公嘗言  
人生內無賢父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  
介李先生觀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  
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  
者不由公聞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  
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  
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先  
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游由是知見日益廣

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  
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

嘗言往與二程諸公游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忽  
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耶  
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然公  
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嘗言正叔先生自小說  
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說  
某人只是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  
易說也公以為二程遠過眾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開  
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放前  
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修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預  
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復諫  
自信動失眾心寢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雱侍講  
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

公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  
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  
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

公性雖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  
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

劉公書通勤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

公晚居宿州真陽閒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今母

后臨朝眾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為時邪

程先生默然而去 按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為五百頃設溝封為奉

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遽請便行封建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游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卻佛學公曰只為見得太近

遺事八條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見呂氏雜志下同

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輻人俱墜浮於水而滎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社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滎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爲不可及

滎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見童訓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子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

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時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見呂氏雜志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又嘗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元祐閒伊川先生既歸洛寄范公滄夫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先生召食坐閒問事甚眾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曰卻只被公家學佛舜從師侍講之子也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為給諫講讀官入翰林為學士後坐黨論貶死家傳遺事載

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梗槩他不得而書也

遺事五條

范滄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滄夫乃能相信如此見程氏外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見范公遺事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滄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卻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

頤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

頤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滄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

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見程氏遺書

尹彥明問范滄夫之為人先生曰其人如玉見外書

楊學士

名國寶字應之無他敘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呂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文

嗚呼昔子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子游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蘊曾

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于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申予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遺事六條

楊國寶應之予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豐中會於都城予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

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

見呂氏家塾記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

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見童蒙訓下同

應之元祐閒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辯論應之嘉其才旣薦之朝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引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鑪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常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見呂氏雜志下同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尙德而議論不苟云

伊洛沙金 卷之七  
正言堂  
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端石  
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己乃薦威敏可代己守道  
可任臺諫又知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其喜訕韓富亦  
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  
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  
規正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  
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寘一盆又以一  
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立  
云

朱給事

墓誌銘

范內翰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宗  
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  
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鄆  
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  
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  
爲修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爲稅籍朝廷遣  
使按畝加程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  
令它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管一人而輸以時

足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  
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卽位以來  
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  
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  
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  
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  
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神宗  
山陵韓獻肅公尹洙奏公句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  
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  
患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

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  
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論  
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  
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  
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  
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  
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  
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  
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眾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便  
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選給事中有詔幸後

苑賞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祇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侍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敦睦靡有閒言爲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定日爲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正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仁壽縣

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偃師先塋之次來  
請銘銘曰嗚呼公揆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  
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  
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  
光祈村之原前洛後邨永固其藏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  
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眾方驚異君時  
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  
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在邦

臨民臨事這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  
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  
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  
幸七八年之閒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  
伯呂與叔范  
巽之楊應之今君復往使予踴躍於世憂道學之寡助  
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邨山之陽歸耐先宅  
思半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  
兮來格

遺事

四條

公揆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

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無不敬思無邪中

處之此意亦好 見程氏遺書

朱公掞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禽獸

畜之 見龜山語錄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

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六月

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掞以本官再知

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但以

本官出兼中殊不怒也 見王彥錄繫年錄

自熙寧元祐靖國閒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

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

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

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

業未易到也 見胡文定公集

伊洛淵源錄卷之七終  
三  
正言堂

同治五年夏  
正言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閩縣林星廣礪臣分校

侯官高鵬翥子翼分校

伊洛淵源錄卷之七終

